

「無所得」的研究

林維明

一、以《大般若經·第四會》為主（三）

四、趣求無上正等菩提

本文的兩大主軸，是前已探討的「修學般若波羅蜜多」，另一個主軸則是趣求無上正等菩提。它們是以無所得為方便，與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及與大悲相應作意。²⁷論述如下：

（一）與一切智智相應作意

在本主題上又分為於法門、果位無所得及於時、空無所得兩個主題進行研討。

1. 於法門、果位無所得

菩薩摩訶薩的修行是：「勤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，從一菩薩地趣向另一菩薩地……從三界中出，至一切智智中住，然以無二為方便，以一切法皆無所住，故菩薩住無所住」²⁸。其最終的目標在於求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故心是不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及與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才住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。

菩薩摩訶薩應該常安於時、空無所得圓滿成就無上正等菩提。²⁹

任何一種相應作意的不可執著性，是始終如一的，連不執著也不可得。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是為了求證佛果，而佛果卻不從有所得而成，例如：往昔在因地中修行的釋迦牟尼佛，於燃燈佛所，實無有法可得，但因無所得，而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³⁰菩薩摩訶薩是由修菩薩行而證得佛果的，但是，能證智與所證果，也就是直覺的現前觀察與所證得的真理，都是不能恆常擁有的，所以《心經》中說「無智亦無得」³¹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所引發的一切智智無所成，而說名為成。只是在世俗諦上假名施設而言說的，在勝義法中並沒有能證及所證，只是在無生法中起無生的言行。所以菩薩摩訶訶能證得一切智智或能修六波羅蜜多，只是隨順世俗說無生相。³²

2. 於時、空無所得

菩薩摩訶薩在求取無上正等菩提的過程中，於時空

上也是無所得的。時間與空間是由有情的業報緣起所感，修行者的超越與不凡，也特別於時、空的自在上，能突顯出自解脫的殊勝之德。在空間上來談，凡俗有情的生存場所是三界六道。菩薩摩訶薩為饒益有情，誓度無量無邊有情入無餘依涅槃，雖度如是無量無邊有情入無餘依涅槃，而實無有法及有情可度。為什麼呢？諸法法性，就是如此。³³ 而菩薩摩訶薩的修行空間並不只受限於人間，十方佛土皆是理想的學習場所，因為得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，接受大善知識的教導。菩薩也可以遍入法界，隨類受生，隨緣度化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。³⁴

在時間上來說，菩薩摩訶薩於久處生死而行菩薩道的長時間歷程中，不生久遠想，亦不生怖畏心。因為前際，後際的劫數長、短，只是出自於一剎那心的相應。³⁵ 換句話說，衆生的時間觀，完全掌握在其心念。例如入定的修行者，能禪坐相當長的時間，但其身心不動，不生懈倦；如《華嚴經》云：能恆持清淨，念念相續，無有間斷，身語意業，無有疲厭。³⁶ 所以菩薩在趣求無上正等菩提過程中，在時、空上是無所得的。³⁷

因此，菩薩摩訶薩深心信解佛法的真實不虛，凡是與正法教相契合的相應修行，與離諸自性、空無所得的

清淨法性是互不相違的；精勤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取著任何一個階段的修行成果，於一切法門不生取著與希求想，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障礙，常不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才是名為真正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然而菩薩摩訶薩不可能只是為了自己而成佛，亦應關心一切有情輪轉無盡的生死大苦，所以需要與大悲心相應作意，論述如下：

(二) 與大悲相應作意

菩薩如何能發出饒益他人的呢？必須常以「無所得而為方便」為念並常勤拔濟一切有情，這就是「與大悲心相應作意」。依次分為「於苦不生苦想」，「於有情如實觀照」，以及「心非心性，本性淨故」三個小主題，說明如下。

1. 於苦不生苦想

若菩薩摩訶薩為饒益一切有情，廣行六度萬行，披弘誓鎧，勤修勝行，時無間斷，極為辛苦。菩薩摩訶薩在弘揚佛法的過程，因為衆生的心性不同，故常被衆生以瞋恚心、發惡語相向或被斬斷首足；斷截身軀為百千份，都不願生起報復心或鬥諍心。是什麼力量，能令菩薩摩訶薩不退轉利益安樂有情的心呢？因為如果對衆生

起惡心，首先障礙所求的一切智智，也破壞了無邊的菩薩行法，爲了不違本誓，滿菩提願，必須善用一切皆無所有，不可得的性空智慧，以無所得而爲方便，於其中不起難行苦行之想，於諸苦行作樂行想，於難行作易行想³⁸。猶如對我自身的觀察，是空無自性的；由此推及諸法，也是如夢、幻、泡、影一樣是因緣生的。以無所得的正念觀照爲基礎，再加以大悲相應作意，於諸有情作如父母、兄弟、姐妹想，起不加害心、慈悲喜捨心³⁹、利益安樂心、調柔恭敬心，爲度衆生而發起一切智智相應作意。雖有所作而無眞實，雖度衆生而無所度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27. 《大般若經·第二會大乘品》：「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爲首，用無得爲方便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七六七中。
28. 《大般若經·妙行品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七六七中。
29. 《大般若經·善友品》云：「若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及諸作意，皆離自性，空無所有，是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。……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，是則名爲修證般若波羅蜜多，由此因緣

，能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八四一中一下。

30. 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云：佛告須菩提：「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燃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」「世尊！如來在燃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」《大正藏》第八冊，頁七四九下。

31. 《大般若經·第四會妙行品》云：「但隨世間言說、施設有得、現觀，非勝義中有得、現觀。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七六九上。又如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云：「無智亦無得。」，《大正藏》第八冊，頁八四八，下）無得、無現觀就是無智亦無得，現觀是現證智，所以三乘人，法空性中不可得（參見釋厚觀（二〇一〇）《空之探究講義》頁三二七，竹北：印順文教基金會）。

32. 《大般若經·第四會妙行品》云：「諸菩薩皆實無生，諸菩薩法亦實無生，一切智智亦實無生……我意不許無生法中有證得有現觀……，但隨世間言說施設有得現觀，非勝義中有得現觀……此法及言俱無生義，而隨世俗說無生相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七六八一下—七六九上。

33. 《大般若經·第四會妙行品》云：「諸法法性應如是

故，譬如幻師或彼弟子於四叉路化作大眾更相加害，於意云何此中有實故相加害死傷事不？……以諸作者不可得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七六六下—七六七上。

34. 《妙法蓮華經·觀世音普門品》云：「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，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……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，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九冊，頁五十七上—中。

35. 《大般若經·第四會深功德品》云：「前際·後際劫數長短，皆一剎那心相應故。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八三三中。

36.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第四十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云：「我以普賢行願力起深信解如對目前，悉以清淨身語意業，常修禮敬一一佛所……虛空界不可盡故，我此禮敬無有窮盡無有疲厭……若諸菩薩於此大願，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眾生，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（無上正等菩提），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八四四下—八四六中。

37. 《大般若經·妙行品》云：「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發趣大乘，勤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，從

一菩薩地趣一菩薩地，是無來、無法、無住，也是前後中際皆了不可得的。大乘法中，於空間上，與虛空等所容受，無動無住；在時間上，三世平等，超過三世。故名大乘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七六七中。

38. 《大般若經·妙行品》云：諸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：「如我自性，於一切法，以一切種，一切處、時求不可得。內外諸法亦復如是，都無所有，皆不可得。若住此想，便不見有難行，苦行，由此能為無量無數無邊有情，修多百千難行，苦行，作大饒益。」，《大正藏》第七冊，頁七六八中。

39. 慈 (metta)、悲 (karuna)、喜 (mudita)、捨 (upekkha) 心在《中阿含經》及《增一阿含經》中稱為四梵行，四梵室、四無量、四等心，《大正藏》第一冊，頁四三八上—中、四五八上—中及五六三中以及，《大正藏》第二冊，頁五八一下及六六七下），而在《清淨道論》稱為四梵住（覺音（二〇〇〇）《清淨道論》頁三一八，高雄：正覺學會），因其普緣一切有情對治無量戲論及煩惱，和招感無量功德，故稱為無量；而梵住是指心超越崇高之狀態似梵天的住所，讓此四心完全充滿身心，展現在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意思。